後漢紀/卷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光武皇帝紀卷第四

後漢紀
光武皇帝紀卷第五
作者：袁宏　東晉

光武皇帝紀卷第六

五年春二月丙午，大赦天下。

周建兄子誦以垂惠降。劉紆、周建、蘇茂走下邳，建道死。

封孔子後孔安爲殷紹嘉公。

初，彭寵徵書至潞縣，有火災城中飛出城外，燔千餘家，殺人甚多。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，鑿地求之，無所得。數有變怪，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。寵以其從弟子后蘭卿本上府所使來，故不相親也，令將屯於外。

寵奴子密等三人謀共劫寵。寵齋於便室，晝卧。三奴共縛著牀，告外吏：「大王解齋，吏皆休，旦乃白事。」乃從。次呼諸奴婢，以寵教責問，便收縛，各置空室中。以寵聲呼其妻，妻入室，見寵縛，驚曰：「奴反邪！」奴格妻頭，擊頰。寵曰：「趣爲諸將軍辦裝！」兩奴將妻入取物，一奴守寵。寵謂守奴曰：「若小兒，我素所愛也，爲子密逼劫耳。解我縛，出閣則活矣。用女珠妻汝，家中財物皆以與汝。」奴意解之，視戶外，見子密聽其語，遂不解。子密將妻入，取寵男女悉閉室中，收金珠衣物，至寵所裝之，被馬六匹，使妻縫縑囊。昏夜後，解寵手，令作記告城門將軍：「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

卿所，開城門出，勿稽留。」書成，斷寵及妻頭，置縑囊中，馳詣闕。封子密爲無義侯。

寵尚書韓立、高宣等共立寵子午爲燕王，子后蘭卿爲將軍。數日，寵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。遵將兵誅寵支黨，漁陽遂平。

上嘉耿況之功，以其久勞於邊，使光祿大夫樊密持節徵況還京師，賜以大第，甚見尊重。況年老多病，天子親數臨問，徵弇視疾。弇、舒并封列侯，國爲射聲校尉，復除二子廣、舉爲郎。諸子侍疾，并垂青紫，當世以爲榮。及薨，贈賜甚厚，謚曰烈侯。子國以當嗣，辭曰：「先侯愛少子霸。」上疏讓，天子許焉。國有籌策，數言邊事，天子器之，官至大司農。

三月，徙廣陽王良爲趙王。

山陽人龐萌爲更始冀州牧，與世祖、謝躬俱平邯鄲。萌謂躬曰：「劉公不可信也。」躬以告世祖，世祖喻而安之。及上誅謝躬，而萌率衆降，上奪其衆，謂萌曰：「前在邯鄲，知之何速邪？」萌曰：「知之久矣。」萌爲人婉順，上親愛之，以爲侍中。嘗對諸將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，龐萌是矣。」使萌爲平狄將軍，與蓋延俱定梁、楚地。萌與延爭權，懼延譖己，遂勒兵反。

夏四月，平狄將軍龐萌反，襲蓋延，破楚相孫萌，自號東平王，引兵與董憲、蘇茂合。上嗟歎曰：「人不可知乃如是！」下詔曰：「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爲社稷臣，將軍等得無笑吾言？老賊當族。其〔各〕勵兵馬，會睢陽！」

六月，上幸蒙。龐萌、董憲、蘇茂等將三萬人攻桃城，桃城告急。上將輕騎二千、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。百官疲倦，可且宿，上不聽，復行十里，宿任城。明旦，諸將欲攻賊，賊亦勒兵待戰，上令諸將不得出。是時吳漢兵在東郡，馳使召之，萌等驚曰：「數百里晨夜行，以爲到當戰，而堅坐任城，致人城下，真不可測也！」積二十餘日，吳漢到，乃進擊，大破之。萌、憲、茂復將數萬人屯昌慮，以兵拒新陽。吳漢進擊破之，遂守昌慮。

是時河西隔遠，世祖都洛陽，未能自通，以隗囂稱漢年號，竇融等從受正朔。囂外受民望，內圖異計，遣說客張玄游說河西，言：「一姓不再興。今豪傑競逐，雌雄未分，宜與隴、蜀合從，高爲六國之勢，下成尉他之事。」融乃聚其衆而議之，曰：「漢承堯運，

歷數延長，上之姓號，具見於天文，自前博物道術之士言之久矣。故劉子駿改易名字以應其占，此皆近事暴著所共見也。以人事言之，今稱天子者數人，而洛陽甲兵最彊，號令最明，加以祖宗之重，百姓所歸服。天人之應如此，他姓未能爭也。」衆皆以爲然。梁統恐衆惑其言，乃刺殺玄。

是夏，竇融及五郡太守遣使詣闕。上先聞五郡全，實在隗囂、公孫述之間，常欲招引之，會得其表，甚悅。遣使拜融爲涼州牧，璽書褒納之。

秋八月，吳漢破昌慮，軍士高扈斬梁王紆降。蘇茂奔張步，董憲、龐萌走之朐。漢復守之。

冬十月，上幸魯，使大司空祠孔子。

使耿弇諸將擊張步。步盛兵祝阿，列營鍾城。弇攻祝阿，拔之，開其角，令奔鍾城，皆空壁走。將軍費敢以精兵守巨里。弇令軍中益治攻具，將攻巨里。步濟南王費邑聞之，將兵救巨里。弇告諸將曰：「此即所求者，野兵不擊，何以城爲？所以治攻具者，欲以誘致邑耳。」弇分兵守巨里，自與邑戰，大破之。弇乃收所斬級以示巨里城中，城中恟懼，夜空城走。弇收其積聚，縱兵擊諸未下者，平三十餘營。

時張步都劇，使弟藍將兵守西安。西安距臨淄三十里，弇引營居臨淄、西安之間。西安城小而兵精，臨淄名大而不實。弇令軍中曰：「後五日攻西安。」藍聞之，晨夜爲守備。至期夜半，令軍皆食，會明至臨淄城。軍吏爭之，以爲攻臨淄而西安必救，攻西安，臨淄不能救。弇曰：「然吾故攻西安，今自憂城守；而吾攻臨淄，一日必拔，何救之有？吾得臨淄則西安孤，藍與劇斷絶，必復亡去，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。且西安城堅兵精，攻之未可卒下，衆必多死傷。正使得其城，張藍引兵奔臨淄，如是臨淄更彊，勒兵憑城，觀人虛實。吾深入敵境，後無轉輸，旬日之間，不戰而困，諸君適不見是耳。」弇遂攻臨淄，拔之。張藍聞臨淄拔，果將其衆走劇，去臨淄九十里。

弇令軍中無得掠劇下，須步至臨淄乃擊之。步聞弇言，大笑曰：「以尤來、大彤十餘萬衆，吾皆破之。今大兵少於彼，又皆疲勞，何足破乎！」弇上書曰：「臣據臨淄，深壍〔高〕壘，張步必自來攻。臣以逸待勞，以實擊〔虛〕（步），旬日之間，步首自可獲。」上然其計。步果與三弟、故大彤帥重異將二十萬衆至臨淄。弇令都尉劉歆、泰山太守陳俊勒兵城上，分陣城下。賊至北門，歆、俊兵皆反，步等乘虛并入，攻弇營。弇登臺

望之，見其營擾，乃下臺安之。既而將精兵擊步於東〔城〕下，大破之。飛矢中弇股，引刀截之，軍中無知者。弇欲以疲步兵，明日將戰，陳俊曰：「步兵多，且可須上至。」弇曰：「上至，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，反欲以賊遺君父邪？」遂縱兵合戰，復大破之。弇度步已困，乃罷兵，置左右翼。步夜果引去，伏兵夾擊，死者城中溝壍皆滿，得輜重二千餘兩。弇縱兵追擊至鉅昧水上，八十餘里僵尸相屬。

後數日，上至臨淄勞軍，百官列坐。上謂弇曰：「將軍正韓信也。韓信擊歷下以著名，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，此非齊西界邪？」弇曰：「歷下即歷城，在祝阿東五十里，皆齊西界也。」上曰：「將軍嘗爲吾言，因上谷兵以擊涿郡、漁陽，進擊富平、獲索，因東攻張步，平齊地，以爲落落難合。今皆如將軍策，有其志者事竟成也。將軍有定齊之功，功出於大司馬，明如日月也。」

張步既破，走還劇，而蘇茂適至，讓步曰：「我南陽兵精，不可待茂邪？」步曰：「負卿何言！兄弟走平壽。」上曰：「能相斬降者封之。」步乃斬蘇茂，肉袒軍門降。弇勒兵入城，樹十二郡旗，各以本郡詣旗下，衆尚十餘萬，輜重七千餘兩。封步爲安丘侯。

於是琅邪未平，徙陳俊爲琅邪太守。齊地素聞俊名，始入界，盜賊大散。頃之，張步兄弟謀反，亡歸琅邪，俊擒討，盡誅之。上美其功，賜俊璽書曰：「將軍元勳大著，威振青、徐，兩州有警，實得征之。」俊撫貧弱悉有義，令行郡中，百姓歌之。數上書自請擊隴、蜀，上報曰：「東州新平，大將軍之功也。負海猾夏，盜賊之處，國家以爲重憂，且勉鎮撫之。」

初起太學宮。

十二月，盧芳自稱天子，入居九原，略有數郡。

初，上問來歙曰：「今西州未附，子陽稱帝，吾方務靜關東，西略未知所任，計將何如？」歙因自請曰：「臣嘗與隗囂相遇關中，其人始建爲漢之計。今陛下聖德隆興，臣願得奉一節，開以丹青之信，囂必歸命，則公孫自亡，勢不足圖也。」上然之，使歙持節喻指，往來數年矣。

於是歙復與馬援使喻隗囂。囂與馬援卧起，問京師善惡，援答曰：「前到京師，凡數十見，每侍對，夜至天明，援事主未常見也。材德驚人，勇略非人敵。開心見誠，好醜無

所隱。圖畫天下事良備，量敵決勝，闊達多大略，與高帝等。經學博覽，政事文辯，未覩其比也。」囂曰：「必如卿言，勝高帝邪？」援曰：「不如也。高帝大度，無可無不可；今上好吏事，動循軌度，又不飲酒，所不如也。」囂大笑曰：「若是反不勝邪？」囂雖內不信，不得已，遣太子恂入侍。拜爲胡騎校尉，封鐫羌侯。援亦將家至京師，上書求將賓客屯田上林中，因宣揚國威，招來豪傑，以立尺寸之功，上許焉。

是冬，大司徒伏湛免，尚書令侯霸爲司徒。

霸字君房，河南密人也。矜嚴有威容，家累千金，不事產業，篤志《詩》、《書》。成、哀間，仕爲郎。王莽時，歷職有稱，爲臨淮太守。莽敗，霸保郡自守，吏民安之。更始初，遣謁者徵霸，百姓老弱相攜啼泣，遮使者車，或當道卧，皆曰：「願乞復留侯君期年。」民至戒乳婦勿舉子，侯君當去，俱不能全耳。謁者恐霸就徵，失亡臨淮，於是不敢〔授〕（受）璽書，具以狀聞。會更始敗，世祖即位，徵霸爲尚書令。是時朝廷新立，制度草創，政令有不便於民者，霸輒奏省之。

霸辟太原人閔仲叔。既至，霸勞問之，不及政事。〔仲〕叔對曰：「始得明公辟，且喜且懼。何者？喜於爲明公所知，懼於虛薄不能宣益拾遺。今未越府閫，喜懼纔半，親知政教，已見掾吏。及見明公，喜懼皆去。何則？望明公問屬何以明政美俗，調陰陽，訓五品，令宇內乂安也。以〔仲〕叔爲不足問邪？不當辟也。如以爲任用而不使陳之，則爲失人。智者不私人以位，亦不失人，是以喜懼皆去。」因自劾去。後博士徵，不至，終於家。

太子少傅王丹被徵，將至，侯霸遣子昱迎拜之，丹下車答拜。昱曰：「家公欲與公俱定恩分，何爲拜子孫邪？」丹曰：「君房有是言，丹未許也。」丹常受人言，有所薦及舉者有罪，丹坐免官，終不言。客甚慙，自絶於丹。丹俄爲太子太傅，使人呼客見之，謂曰：「何遇丹之薄也！」客自安如故。其子有同門生遭親喪，白丹，欲奔之。丹撻之五十。或問其故，丹曰：「世稱鮑叔、管夷吾，次則百里奚、蹇叔，近則王陽、貢禹，歷載彌久，如此其難也。張、陳凶其終，蕭、朱隙其未，故敕子孫，友道難立，非保慎不惑，焉能終乎！」

丹字仲回，京兆下邽人。王莽時，連徵不至。避世隴西，隱居養志。家累千金，好施周急。每歲時農畢，察彊力多收者，載酒肴而勞之。其墮懶不收者，恥不獲勞，無不力田者。聚落化之，遂以殷富。閭里犯罪者，喻其父兄而致之法；喪憂者，量其資財，爲之

制度，丹親任其事。行之十年，民皆敦厚。陳遵者，豪傑之士也。遵友人喪，親賻縑百匹。丹獨送縑一匹，曰：「如丹是縑，皆出機杼也。」遵有慚色，欲與丹相結，丹未之許也。更始時，遵北使匈奴，過辭於丹。丹謂遵曰：「俱遭亂世，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。今子使絶域，無以相贈，贈子以不拜。」其高抗不屈，皆此類也。衛尉銚期、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，名重當世。頃之遜位，卒于家。

是歲，徵會稽嚴光、太原周黨。

光字子陵，少與世祖同學。世祖即位，下詔徵光。光變姓名，漁釣川澤。至是復以禮求光，光不得已，舁疾詣京師。上就見光曰：「子陵不可相助邪？」光卧而應曰：「士固有執節者，何至相逼乎？」天子欲以爲三公，光稱病而退，不可得而爵也。

黨字伯況，舉動必以禮。赤眉之亂，所在殘破，至太原，聞黨德行，不入其邑，由是名重天下。三徵然後至，黨著短布單衣，穀皮綃頭，見於尚書。欲令黨改冠服，黨曰：「朝廷本以是故徵之，安可復更邪？」遂見，自陳願守所志，上聽之。詔曰：「許由不仕有唐，帝德不衰；夷、齊不食周粟，王道不虧。不忍使黨久逡巡于污君之朝，其賜帛四十匹，遣歸田里。」博士范升奏毀黨曰：「臣聞堯不須許由、巢父而天下治，周不待伯夷、叔齊而王道成，巍巍蕩蕩，至今不絶。臣伏見太原周黨，使者三聘，乃肯就車。陛下親見詣庭，黨伏而不謁，偃蹇自高，逡巡求退，釣采華名，以誇主上。臣愚以爲黨等不達政事，未足進用。臣願與黨并論雲臺之上，考試圖國之道。不如臣言，請伏虚誣之罪。」書奏，天子示公卿。詔曰：「自古堯有許由、巢父，周有伯夷、叔齊，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。自古聖王，皆有異士，非獨今也。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太原周黨不食朕禄，亦各有志焉。」黨既退，著書上下篇，終於沔池，百姓賢而祠之。

是時太原王霸、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，俱被聘。霸到尚書，拜不稱臣。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天子有所不臣，諸侯有所不友。」遂以疾歸，茅屋蓬戶，不厭其樂。萌少給事亭長，慨然歎曰：「大丈夫焉能爲人役哉？」遂去就師。聞王莽居攝，子宇諫，莽殺之。萌會友人曰：「三綱絶矣，禍將及人。」即解衣冠掛東都城門，將家屬客於遼東。天下定，乃還琅邪不其山中，以德讓導鄰里，聚落化之。詔書徵萌，上道迷，不知東西。萌曰：「朝廷所以徵我者，以吾聰明睿智，有益於政耳。今方面尚不知，安能濟政？」即歸，後連徵不起。

袁宏曰：夫金剛水柔，性之別也；員行方止，器之異也。故善御性者，不違金水之質；

善爲器者，不易方員之用。物誠有之，人亦宜然。故肆然獨往，不可襲以章服者，山林之性也。鞠躬履方，可屈而爲用者，廟堂之材也。是以先王順而通之，使各得其性，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焉。末世凌遲，治亂多端，隱者之作，其流衆矣。或利競滋興，靜以鎮世；或時難迍邅，處以全身；或性不和物，退以圖安；或情不能嘿，卷以避禍。凡此之徒，有爲而然，非真性也；而有道之君皆禮而崇之，所以抑進取而止躁競也。嗚呼！世俗之賓，方抵掌而擊之，以爲譏笑，豈不哀哉！

自王莽末，天下旱蝗，稼穀不成。至建武之初，一石粟直黃金一斤，而人相食。二年秋，野穀旅生，野蠶成繭，民收其實，以爲衣糧。是歲，野穀生漸少，南畝益墾矣。

六年春正月丙辰，改春陵爲章陵，復比豐、沛。

劉隆等破舒城，斬李憲。

二月，吳漢拔朐城，董憲、龐萌逃出。漢執其妻子，憲流涕謝吏士曰：「妻子皆已得矣，久苦諸公。」將十餘騎欲從間道詣上降，追兵至，皆斬之。於是天下麤定，唯隴、蜀未平。

上乃休諸將於洛陽，分軍士於河內。數置酒會諸將，輒加賞賜。每幸郡國，見父老掾吏，問數十年事，吏民皆驚喜，令自以見識，各盡力命焉。初，軍旅間賊檄日以百數，上猶以餘暇講誦經書，自《河圖》《洛書》讖記之文，無不畢覽。

王元說隗囂曰：「天下成敗未可知。天水完富，士馬最彊。宜北取西河，東收關中，按秦舊迹，表裏河山。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，此萬世之一時也。既不能爲此，且畜養士馬，據隘自守，曠日持久，以待四方之變。圖王不成，其弊猶足以霸。要之，魚不可以脫於泉，一失權柄，神龍還與蝘同。前更始都長安，四方嚮應，以爲真定也。一朝壞敗，大王幾無所據。今南有公孫，北有文伯，江湖海濱，王公十數，而欲信儒生之語，棄千乘之基，羈旅危國以求安全，是由覆車之軌，計之不可者也。」囂心然之。

是時公孫述遣兵出江關，敗南郡。上因欲天水伐蜀，從褒、斜，江關路遠而多阻，莫若從西州，因便以舉，則兵彊財富。囂雖遣子入侍，而心懷兩端，常思王元之言，欲據一方，不欲早定。乃復上書，盛言：「蜀道危險，棧閣敗絕，丈尺之地，則不得通。述性嚴酷，上下相患，須其罪惡孰著，大呼嚮應之勢也。」

來歙素剛，聞囂有異議，遂發憤責囂曰：「國家以君爲知臧否，曉廢興，故爲手書以暢聖意。既遣伯春，復用邪惑之言，族滅之計，叛主負子，背忠信，傷仁義。吉凶之決，在於今日。」欲前刺囂，而左右兵多。囂欲害歙，歙持節就車。囂逾怒，欲殺歙。王遵諫曰：「愚聞爲國者慎名與器，爲家者畏怨重禍。名器俱慎，則下伏其令；怨禍不輕，即家受其福。今將軍遣子質漢而外懷他心，名器逆矣。既違其命，又殺其使，輕怨禍矣。古者列國兵交，不絶其使，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交兵，使通可也。』何況持王命質而犯之哉？上不合於正義，內不周於長利，苟行盜賊之短策，又何是非之能識？加以伯春委身，已在闕庭，而屠漢使，此踐機試劒授刃於頸也。君叔雖單居，陛下之外兄也，屠之未損於漢，而隨以族敗。昔宋執楚使，遂有易子之禍。小國猶不可辱，況萬乘之主乎？」歙知黨多在西州，救助非一，遂得免。王遵亦豪傑士也，既而降漢，封上雒侯。

初，囂問班彪曰：「往者周亡，戰國并争，天下分裂，數世然後始定。意者縱橫之事，復起於今日乎？將承運迭興，在一人也？願先生論之。」對曰：「周之興廢，與漢不同。周立爵五等，諸侯從政，本根既微，枝葉彊大，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，其勢然也。漢家承秦之制，郡縣治民，臣無百年之柄。至成帝假借外家，哀、平短祚，國嗣三絶。危自上起，傷不及下，故王氏之貴，傾擅朝廷，能竊號位，而不根於民。是以即真之後，天下莫不引領而思漢。十餘年間，天下中外騷擾，遠近俱發，假號雲合，咸稱劉氏，不謀而同辭。方今雄傑跨州城者，皆無七國世業之資。《詩》云：『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。臨視四方，求民之瘼。』今民謳吟思漢，嚮仰劉氏，已可知矣。」囂曰：「先生言周、漢之勢可也，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，而謂漢家復興，踈矣！昔秦失其鹿，劉季逐而得之，時民復知漢乎！」

彪既感囂言，又愍狂狡之不息，迺著《王命論》以救時難。曰：

昔在帝堯之禪曰：「咨爾舜，天之歷數在爾躬。」舜亦以命禹。洎于稷、契，咸佐唐堯，光濟四海，奕世載德，至於湯、武，而有天下。雖遭遇異時，而禪代不同，至於應天順民，其揆一也。故劉氏承堯之祚，氏族之世，著乎《春秋》。唐據火德，而漢紹之，始起沛澤，則神母夜號，以彰赤帝之符。由是言之，帝王之祚，必有明聖顯懿之德，豐功厚利積累之業。然後精誠通乎神明，流澤加乎生民，故能爲鬼神所福嚮，天下所歸往。未見運世無本，功德不紀，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。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，不達其故，以爲適遭暴亂，得奮其劒，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，捷者幸而得之，不知神器有命，不

可以智力求。悲夫！亂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。若然者，豈獨闇於天道哉？又不覩之於人事矣！

夫飢饉流離，單寒道路，思有裋褐之襲，擔石之蓄，所願不過一金，然終不免轉死溝壑。何則？貧窮亦有命也。況乎天子之貴，四海之富，神明之祚，可得而妄處哉！故遭罹厄會，竊其權柄，勇如信、布，彊如梁、籍，成如王莽，然卒潤鑊伏質，烹俎分裂，又況么麼，不及數子，而欲晻姦天位者乎！是故駑蹇之乘，不騁千里之路；鷰雀之儔，不奮六翮之用；棨棁之材，不荷棟梁之任；斗筲之子，不秉帝王之重。《易》曰：「鼎折足，復公餗。」言不勝其任也。

當秦之末，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，其母止之曰：「自吾爲子家婦，而世貧賤，今卒富貴，不祥。不如以兵屬人，事成受其利，不成禍有所歸。」嬰從其言，而陳氏以寧。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，劉氏之將興也。是時陵爲漢將，而母獲於楚，有漢使來，陵母見之，謂曰：「願告吾子，漢王長者，必得天下，子謹事之，無有二心。」遂對漢使伏劒，以固勉陵。其後果定於漢，陵爲宰相封侯。夫以匹婦之明，猶能推事理之致，探禍福之機，全宗祀於無窮，垂册舊於《春秋》，而況大丈夫之事乎！是故窮達有命，吉凶由人。嬰母知廢，陵母知興，審此二者，帝王之分決矣。

蓋在高祖，其興也有五：一曰帝堯之苗裔，二曰體貌多奇異，三曰神武有徵應，四曰寬明而仁恕，五曰知人善任使。加以信誠好謀，達於聽受，見善如不及，用人如由己，從諫如順流，趨時如嚮起；當食吐哺，納子房之策；拔足揮洗，揖酈生之說；悟戍卒之言，斷懷土之情；高四皓之名，割肌膚之愛；舉韓信於行陣，收陳平於亡命；英雄陳力，羣策畢舉：此高祖之大略，所以成帝業也。若乃靈瑞符應，又可略聞矣。初，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，震電晦暝，有龍蛇之怪。及長而多靈，有異於衆。是以王、武感物而折契，呂公觀形而進女；秦始皇東遊以厭其氣，呂后望雲而知其所處；始受命則白蛇分，西入關則五星聚。故淮陰、留侯謂之天授，非人力。

歷古今之得失，驗行事之成敗，稽帝王之世運，考五者之所謂，趣舍不厭斯位，符應不同斯度，而苟昧權利，越次妄據，外不量力，內不知命，必喪保家之主，失天年之壽，遇折足之凶，伏斧鉞之誅。英雄誠知其覺寤，畏若禍戒，超然遠覽，淵然深識，收陵、嬰之明分，絶信、布之覬覦，拒逐鹿之瞽說，審神器之有授，無貪不可幾，爲二母之所笑，則福祚流於子孫，天禄永終矣！

囂不寤，彪乃轉之河西，大將軍竇融諮訪焉。

彪字叔皮，右扶風安陵人。成帝時，彪姑爲倢伃，諸父昆弟貴幸當世。父稚，哀帝時爲廣平太守。莽攝政，欲文致太平，使侯者分行風俗，采頌聲。稚無所上，被劾爲延陵園郎，由是班氏不顯莽朝。彪幼好學，家有賜書，內足於財，好古之士，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其門。年二十而天下亂，因避地西州。

及囂將背漢，竇融與書責讓之曰：「將軍當厄會之際，乘不利之時，承事本朝，委身於國，忠孝冠周、霍，德讓配吳札，融等所以服高義，願爲役者也。忿悁之間，改節易圖，百年累之，一朝毀之，豈不惜乎！殆執事者貪功建謀，以至於此，融竊痛之！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，仁者不違義以要利。初事本朝，稽首北面，忠臣節也。及遣伯春，垂涕相送，慈父恩也。俄而背之，謂吏士何？忍而出之，謂留子何？自起兵以來，轉相攻擊，城郭皆爲丘墟，生民轉於溝壑。今其存者，非鋒刃之餘，則流亡之孤。今傷痍之體未愈，哭泣之聲未絶。幸賴天運少還，而大將軍復重其難，是使瘡痍不得遂瘳，幼孤復見流離，庸人且爲流涕，況仁者乎？惟將軍省察之。」囂不納，融乃與五郡太守請師期，世祖嘉美之。

夏四月，上幸長安，謁園陵。

諸將議欲延囂日月之期，許爵其將帥，以散其謀。祭遵曰：「囂姦計久矣。今若案兵引日，則其謀益深，而公孫得固其姦謀，不如遂進。」上從之。遣吳漢、耿弇諸將從隴道擊蜀。隗囂使王元據隴坻，伐樹木以塞隴道。諸將與戰不利，還屯三輔。

馬援上書曰：「援自念事陛下，本無公輔之薦，左右之助，臣不自陳，陛下何因聞之？故臣不復避瞽言，昧死陳誠。臣與囂往爲知交，今聞與來歙書，深更怨臣，自計無負於囂，遣臣東，謂臣曰：『僕北面稱臣，加以本欲爲漢，足下往觀其政。於汝意可，即專心矣。』臣還報以赤心，欲囂善耳，非欲陷於非義也。囂自挾姦心，盜憎主人，反欲歸怨於民。臣欲遂退不言，則無以報陛下。願詣行在所，得露心腹，陳滅西州之術，然後退就壟畝，飯蔬飲水，隨四民之職，死無所恨。」上報許。援東詣京師，具言擊囂之計。上大悅，謂援曰：「吾方西誅隗囂，待詔勉卒所志。」

是時建威將軍耿弇屯漆，征虜將軍祭遵屯汧，征西將軍馮異屯上林，大司馬吳漢在長安，中郎將來歙〔監〕（堅）領衆軍在安民。援始將突騎五千匹，諸將每疑議，更請呼援，

咸敬重焉，而來歙深與援善。

囂復上疏曰：「吏民聞大兵卒至，驚恐自救，臣囂不能禁止。兵雖有大利，不敢廢臣子之節，親自追還。昔虞舜事父，大杖則走，小杖則受。臣雖不敏，不敢不勉。今臣之在本朝，如遂蒙恩，更得洗心，死骨不朽。」有司以囂慢，誅其子恂。上不忍，復使歙至汧，賜囂書曰：「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：『陛下寬仁，雖有亡叛而後歸，輒復位號，不誅也。』故復賜書。深言則似不遜，略言則事不決。今若束手，復遣恂弟詣闕，有全爵禄之福。吾年已〔三〕（五）十餘，在甲兵中十年，厭浮語虛辭。即不欲，勿報。」囂知世祖籌之明，乃遣使稱臣於蜀。公孫述以囂爲朔寧王，數遣兵助囂。

太原人溫序爲護羌校尉，行〔部〕（步）至襄武，爲囂將苟宇所執。欲生降之，謂序曰：「並勢力，天下可圖也。」序曰：「受國重任，本當效死，義不貪生。」宇復曉喻序，序怒叱之曰：「虜何敢脅漢將！」左右欲殺之，宇止之曰：「義士欲死節，賜劒令自裁。」序受劒，銜鬚歎曰：「既爲賊所迫，無令鬚汙土。」遂伏劒。上聞而憐之，賜洛陽城旁塚地，穀千斛，縑五百匹。除序子壽爲郎，遷鄒平侯相。壽夢序告之曰：「久客思鄉里。」壽即棄官，上書乞將序骸骨葬舊塋，詔許焉。

冬十二月癸巳，詔曰：「間者以軍旅未解，用度不足，故行十一之稅。今往往屯田，其令郡國田租三十稅一，如舊制焉。」

馮異在關中久，求還京師，上不聽。有人上書言馮異專制關中，威福自由，號咸陽王。上以章示異，惶恐謝曰：「臣本諸生，遇受命之會，過蒙顧盼，充備行伍，班大將，爵爲通侯。雖受任方面，豫有微功，此皆國家謨謀，非臣所及也。臣伏自思惟：奉承詔旨，則戰無不尅；率臣私心，則未嘗不悔。陛下獨見之明，久而益遠，乃知『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』也。當兵革始起，豪傑競逐，臣在傾側之中，尚無過差之志，況天下平定，上尊下卑者乎！誠宜謹守愚忠，以自終始，伏願明主知臣素心。」詔曰：「將軍之於國家，義則君臣，恩猶父子。何嫌何疑，而有懼意？」

是冬，馮異、岑彭朝京師。上謂公卿曰：「馮將軍是我兵起時主簿也。」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。詔曰：「倉卒無蕪蔞亭豆粥，呼沱河麥飯也。」異謝曰：「臣聞管仲謂桓公曰：『願君無忘射鉤，臣無忘檻車。』齊國賴之。臣願陛下無忘父城，則百僚蒙恩，天下幸甚。」後遣異將妻子西。彭亦數宴見，寬加賞賜。既而還南，使過家上先人冢，詔大長秋朔望問〔太〕夫人起居。

詔諸侯就國。耿純上書，願奮擊公孫述；又陳前在東郡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，涿郡誠不自安。乃更封純爲東光侯。上曰：「文帝謂周勃曰：『丞相吾所重也，君爲我率諸侯就國。』今亦然哉。」純遂就國，弔死問傷，國中愛之。

袁宏曰：夫萬物云爲，趣舍不同，愛惡生殺，最其甚大者也。縱而不一，亂亡之道，故明王制設號令，所以一物心而治亂亡也。今誅惡之臣，內懼私憾，不慮其弊，從而易之，是下用情而法不一也。不一則多變，多變則害生。故王者之所保，在於法一而不變乎！

靈壽侯邳彤薨。

世祖既平邯鄲，遣任光還信都，更封陵鄉侯。李忠爲中水侯，遷丹陽太守，治甚有稱，爲天下第一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